

百川學海

六一詩話
東萊詩話
珊瑚鈎詩話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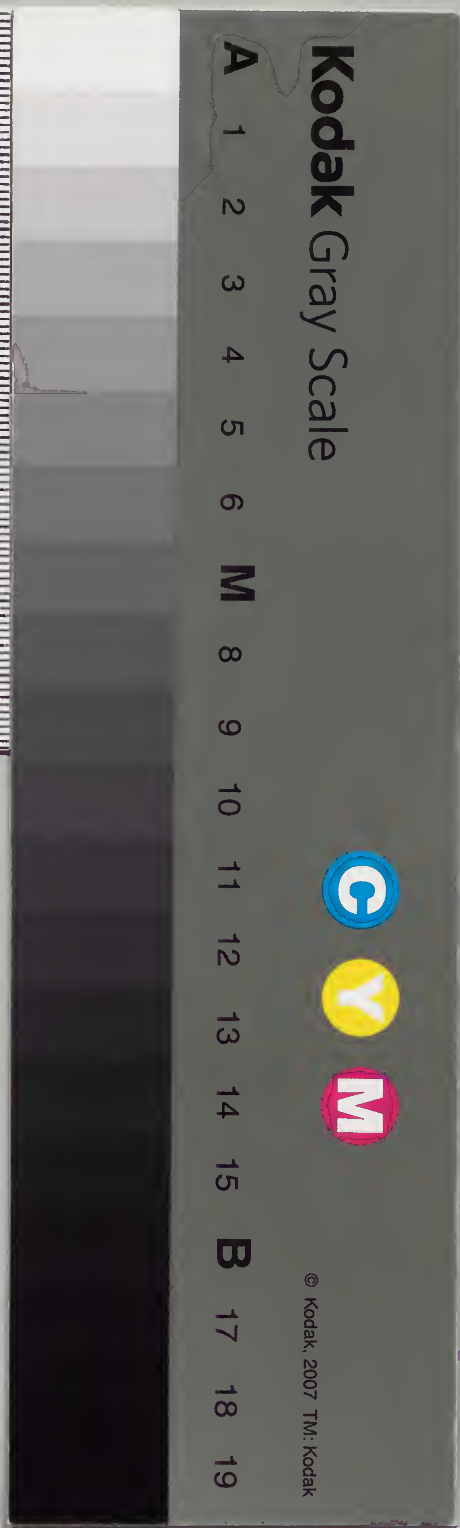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	八	五	四
一	〇	九	五
三	〇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〇	九	五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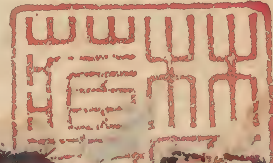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54
冊數	30 (20)
函號	370 33

庚集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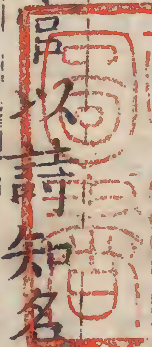
共三十本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
樓二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
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
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
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
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雪告謝于西京蓋執
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
五二字一耳
任宋朝有數達品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
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
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一作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

李拍酒樓頭一作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

宗神御殿蓋寺一作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飯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時貴不數魚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如

庖煎苟失所入疾為鏤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

此語不能屈自思空

子厚居柳州而日食蝦蟇

斯味曾不比中藏獨無

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

荻芽一作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

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

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須

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

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靴

百姓喜呼南山三公免責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一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身僧贊寧國初為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翁始隼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為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兵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為兒時猶知之

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

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少時偶得林集舊本文多脫誤至三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少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

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感
盤戰後雲文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歎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命一作作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開裝裏是也
五郊賣鳥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詩也

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中

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堪織能一作所得幾何又其

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
 雲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畧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壁言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柳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作硬
 咀嚼苦且一作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貧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嘗或作遊一縣忘其名胡大監早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作徐胡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爾
 爾吊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所
 有詠詩者云一無此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
 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
 不載者然見於其詩如一作中數日兵呼喚傳
 得勝王蛾蝶圖勝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蛟蝶也
 又畫斷云工於蛟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
 幸也
 李商隱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一作
 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為語助如作麼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嘗曰火簷帽子早九所短靴兒末厥兵
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
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
最為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為何說也第記之必有
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
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為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囊車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
是打一作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
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移

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此字異也

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索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早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鱖魚繁鼓添蓴菜一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每三稱賞此二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揚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新蟬

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庸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雪作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

文信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沙淡

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

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白髮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漆野景旋多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

此又工於書筆畫道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驪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為何事
也中樂夫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必有字一作者爾

離園趙學士薛氏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為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
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亦

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夫一作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山蟻封疾徐彌一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其言韻可自口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
或坐客皆為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一作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朔雲爛聲迎羽月遲一作尤為京師傳
時舉子目公為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東萊呂紫微詩話

晁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靈夫人祠
詩云殺翁分我一盃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
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之道誦之西池唱和詩有旌旗太一三山外車馬
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水邊紈扇麗人行殆
絕唱也

高秀實茂華人物高遠有出塵之姿其為文稱是嘗

和予高翻道中詩有中涂留眼占星聚一夕披顏覺
霧收之句便覺予詩急迫少從容閑暇處

汪信民華嘗作詩寄謝無逸云問訊江南謝康樂溪
堂春木想扶踈高談何日看揮麈安步從來可當車

但得丹霞訪龐老何須狗監薦相如新年更勵於陵節妻子同鉏五畝蔬饒德操節見此詩謂信民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蓋用功在彼而不在此也

洪龜父用寫韻亭詩云紫極宮下春江橫紫極宮中百尺亭水入方洲界玉局雲映連山羅翠屏小楷四聲餘翰墨主人一粒盡仙靈文簫采鸞不復返至今神界花冥冥作詩至此殆無遺恨矣

宣和末林十仁敏功寄夏均父倪詩云嘗憶他年接緒餘饒王落托我迂踈溪橋幾換風前柳僧壁今留醉後書忘記下四句饒王德操也

表叔范元實既從山谷學詩要字字有來處嘗有詩云東浦雌黃須倚閣看卿唇舌要施行

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弦大令舊物一種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書紙元實深愛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

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雖才拊穰俠背蔡澤聞之又入句不減王荆公得意詩也

外叔趙才仲少時詩夕陽綠間明等句精確可喜才少學柳太常內相肇晁文以道說之皆以才能古人之文也

東坡父倪文詞富贍儕輩少及嘗以太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為韻作十詩留別饒德操不愧前作也晁季一輩之嘗訪杜子師與不遇留詩云草堂不見浣溪老折得青松度水歸

衆人方學山谷詩時晁叔用冲之獨專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實獨求生兜率

叔用嘗戲謂余云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余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為然

王正之直方病中盡以書畫寄交舊余亦得書畫數種與余書云劉玄德生兒不象賢蓋譏其子不能守其圖書也余初未與立之相識而相與如此夏均父嘗寄立之詩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謂其病中作字如此

如此
德操酷愛徐師川俯雙廟詩開元天寶間來來見公不聞張與許名在臺省中之句

張先生子厚與從祖子進同年進士也張先生自登科不復仕居毗陵紹聖中從祖自中書舍人出知睦州子厚小舟相送數程別後寄詩云籬鷓鴣雲鵬各有程匆匆相別未忘情恨君不在蓬籠底共聽蕭蕭夜雨聲先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事予舊寶藏今失之先生夢中詩如楚峽雲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鈎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霞衾上玉樓又無限寒鴉冒雨飛紅樹高高出粉墻之句殆不類人間人也紹聖初嘗訪祖父滎陽公於歷陽既歸乘小舟泝江至烏江還書云今日江行風浪際天嘗記往在京師作詩云苦厭塵沙隨馬足却思風浪拍船頭也

頭也

汪信民於文無不精到嘗代榮陽公作張先生哀詞云惟古制行必中庸兮降及末世戾不通兮首陽柱下更拙工兮其餘忘之矣

紹聖初榮陽公自瀾中赴懷州叔祖赴睦州邂逅於鎮江別後叔祖寄絕句云江南江北來昨夜同枝宿平明一聲起四顧已極目

江西諸人詩如謝無逸富贍德操蕭散皆不減潘邠老大臨精苦也然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殆不可及嘗作詩勸予專意學道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傾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負夜窻三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

邠老嘗寄德操均父詩云文如二稚徒懷璧武似三明却韞弓松檜參天西邑路時時騎馬訪龐公文如二稚謂德操武似三明謂均父也後德操爲僧名如璧殆詩之識也

吳春卿參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真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嶽精神一坐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滕元發甫賀正獻公拜相啓云玉璜釣瀨家傳渭水之符金鼎調元代出山東之相又云寰區大抃盡還任神之風朝野一辭復見申公之政當時稱誦之劉師川莘老丞相幼子力學有文嘗贈舍弟詩云大

阮平生予所愛小阮相逢亦傾蓋濟陰未識情更親
信手新詩落珠貝楊氏作公誰料理城孫有後誠可
喜長亭木落風雨多無酒飲君如別何余時為濟陰
縣主簿大阮謂知止也

曾子固舍人為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
王荆公諸人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為
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亦不交
一談也既而召子固於書室謂子固曰人皆謂公為
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一日請子固
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迺謂子固曰吾
試為之即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

事其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
泉文以消言劉斯立微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
其父所稱引皆劉所未知於是始有意讀書以道又
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蔭補得官以蔭補得官不是
作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
意真為學矣

叔祖待制久嘗與賓客飲酒時大有尚幼侍側叔祖
令大有作四聲大有應聲云微雨變雪

元祐中諸院族人居榆林甚盛嘗一日同游西池有
士子方行觀嘆曰絛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從叔叔
異應聲問曰秀才汝讀書破萬下筆如有神也未
士子甚驚焉嘆

東萊公嘗與群從出城至村寺中寺僧設冷淘止具
酢無他物令眾對入寺冷淘惟有酢叔巽應聲對云
出門蒸餅便無監眾服其敏

崇寧初晁以道居登封榮陽公嘗寄詩云將謂清風
全掃地世間今復有盧鴻以道和詩云渭濱人老釣
綸中晚達那知有早窮顧我巖棲終作底漫將病目
送飛鴻

崇寧末東萊公迎侍榮陽公居真州船場晁以道赴
官明州來訪公留連數日而去別後以詩寄公云鳳
老不竹食子復將眾雛一門三世行名教文章俱自
可不富貴天德公已餘公乎默終日誰言得
間亦何事前賢重作書公豈不窮愁聊為筆

卷長歎息曷不巖廊歎却慙小人計不當君子居可
恨只江水潮生明月初挾拖離北客別去敢踟躕回
首望丹穴涕泣日連如

曾无嗣續政和間嘗作十友詩蓋謂顏平仲或關止
叔汝饒德操節高秀實茂華韓子蒼駒及余諸人凡
十人也其稱予詩云出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有
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却收才具入風騷

崇寧初榮陽公守曹州陳無已以詩寄公云往時三
串共脩途擬上青雲近玉除中道勒回犇電足今年
還直邇英廬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回刺史車乘
興寬為七字句逢人聊代八行書紹聖初榮陽公罷
經筵出舍城東華嚴寺無已與晁伯禹載唐季實

之問皆來訪公每晨興公未起三人者皆揖於門外
夏寢公就枕三人者皆揖於門外如親子第云

崇寧初榮陽公自曹州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老學
士兩易會於滑州滑守陳伯修師錫殿院也坐中有
詩云金馬舊游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
事也

楊念三文道早克一呂氏重甥張公文潛之甥也少
有才思爲舅所知年十五時在鄂渚作詩云洞庭無
風時上下皆明月微波不敢興甚靜蛟蜃穴

元符初榮陽公謫居歷陽道孚爲州法曹塚嘗從公
出游以職事遂歸遺公詩云雨綠霜紅郭外田山濃
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員一檄呼歸亦可憐公

甚稱之

李方叔嘗作寒食詩千株蜜炬出嚴闥走馬天街
賜近臣我亦茅簷自鑽燧煨針燒艾檢銅人又嘗贈
汝州太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
方叔祭東坡文云皇天后土實表平生忠義之心名
山大川復收自古英靈之氣

榮陽公紹聖中謫居歷陽閉戶却掃不交人物嘗有
詩云老讀文書興易闡須知養病不如閑竹牀瓦枕
虛堂上卧看江南雨外山

榮陽公元符末起知單州登城樓詩云斷霞孤鶩欲
寒天無復青山礙目前世路崎嶇飽經歷始知平地
是神僊

東萊公元祐中西池詩云遊人初避熱多傍柳陰行
崇寧中閑居符離嘗步至村寺作詩贈僧云柳外陰
中一鐸鳴老僧拄杖出門行自言老病難看讀只坐
蒲團到五更

饒德操初見潘邠老和山谷中興碑詩讀至天下寧
知再有唐皇帝紫袍迎上皇嘆曰潘十後來做詩直
至此地位耶

邠老送山谷貶宜州詩可是中州着不得江南已遠
更宜州山谷極稱賞之

何斯舉韻嘗和余詩云秋水因君話河伯接籬持酒
對山公斯舉即陳無已詩所謂黃塵投老得何郎準
擬明年共我長者也然斯舉與予初不相識

晁叔用嘗作廷珪墨詩脫去世俗畦畛高秀實深稱
之其詩云君不見江南墨官有諸奚老超尚不如廷
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齊百年相傳紋
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屬天星斗昏雨痕倒海
風雷晦却憶當年清暑殿黃門侍立才人見銀鈎灑
落桃花牋牙床磨試紅絲硯同時書畫三萬軸二徐
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祕府毫釐惜如玉君
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掃除王侯舊物
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衆人後得李義
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

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灑盡日靈風不滿

旗之句以為有不盡之意

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以為作詩當如此學

仲姑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

吳正憲夫人最能文嘗雪夜作詩云夜深人在水晶宮吳正憲夫人知識過人見元祐初諸公進用人才

之盛嘆曰先公作相要進用一箇好人費盡無限氣力如今日用人可謂無遺才矣吳正憲作相時蓋元

豐間也

孔毅甫平仲學士建中靖國間作吳正憲夫人

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其子蓋

也傳正有賢行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

而懼其親老未敢夫人聞之屢促其子論列時事傳

正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也挽詩仍蘇

紹聖初蘇子由罷門下侍郎知汝州吳傳正當制行

詞云薄責尚期改過原情本出愛君

李休去言公擇尚書猶子少能文詞年十七八時作

詩云去國城春桃李花楓林葉病尚天涯今年九日

風前帽北客南舟雨後沙忘下四句汪信民甚稱之

以為有過其姪商者處然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

生容易可到方牘之亂詩有詩蒼黃避地小兒女

漂泊連床老弟兄亦佳句也

夏均父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彥實送均父作江

守詩云平時衮衮向諸公投老猶推作郡公未覺朝廷踈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每諷誦之

張子厚先生紹聖中蘇常道中題予授讀詩卷後云一水帝鄉路片雲師子山不知此何人詩也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上主非常

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備以曠官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紫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讀學士

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為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極之近僚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温公往訪公其燕設口號有云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圖書之興

夏英公賀文靖公兼樞密使啓云三公之尊古無不統五代多故政乃有歸又云部分諸將獨出於禁中制決奇謀不關於公府又云當清明之盛日布焜煌之冊書

啓事乃宋

之冊書

東坡詩話

孫廣伯衍謝東萊公舉改官啓云清朝薦士大門蒙
座主特達之知絳帳傳經賤子辱侍講非常之遇蓋
孫公莘老受知正獻公廣伯常從滎陽公學也

朱巽子權荆門人崇寧初嘗客予家未有聞也其後
赴舉滎陽公送之以詩子權後見胡康侯給事康侯
問朱子久從昂公亦嘗聞昂公議論乎朱曰未也獨
記公有送行詩卒章云他日稍成毛義志再來師友
究淵源康侯曰是乃昂公深教子以子學問爲未至
故勉子再來師友爾子權曰是發憤爲學與元履平
發俱從師請問焉
叔祖待制尊德導道以父師禮事滎陽公嘗寄公詩
有久矣樞衣闕過庭之句

江休民嘗和予欲晴詩云金星晚雜出兩脚是
又嘗和予春日絕句云宴坐巒堂一事無居官蕭散
似相如偶違濁酒風前約不見繁英兩後疎
張丈丈潛大觀中歸陳州至南京答予書云到宋冒
雨時見數花淒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類季春氣候
也

顏夷仲岐舊嘗從滎陽公問學予爲濟陰主簿夷仲
適在曹南嘗贈予詩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夫子
蓋謂滎陽公也予罷官歸作詩留別夷仲云昔者同
升夫子堂如今俱是鬢蒼浪蓋用其語也
饒德操作僧後有送別外弟蔡伯世詩云要做仲尼
真弟子須參達磨的兒孫時諸說禪者不一故德操

專及之

未改科已前有吳儁賢良為廬州教授嘗誨諸生作文須用倒語如名重燕然之勒之類則文勢自然有力廬州士子遂作賦嘲之云教授於廬名儁姓吳大段意頭之沒全然巴鼻之無

前輩有士人登科作太原職官能文輕脫嘲侮同官為衆所怒太原帥戒之因作啓事謝帥云才非一鷄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狙遂起朝三之怒副總管武人嘗戲之使對句云快咬鹽齏窮措大其人應聲對曰善飧倉米老衙官雖云輕佻然自改科後士人亦不能為此語矣

上尚書公擇初見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詩云兩砌

墮危芳風軒納飛絮再三稱賞云謝家兄弟得意只如此也

予舊藏秦少游上正獻公投卷張文潛題其後云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罇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為文不多而一一精好可傳在嶺外亦時為文此卷是投正獻公者今藏居仁處居仁好其文出以示予覽之令人愴恨時大觀改元二月也

文潛嘗為其甥楊道孚作真贊云其氣揚以善動其神驚以思用蓋觀老氏之言乎君子行不離輜重蓋規之也

楊十七學士應之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

遠識特異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
有書十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正叔先生常以
為交游中惟楊應之有英氣

邢和叔尚書常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
至神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司馬溫公既辭樞密副使名重天下韓魏公元臣舊
德猶加款慕在北門與溫公書云多病寢劇闕于修
問但聞執事以宗社生靈為意屢以直言正論開悟
上聽懇辭樞弼必冀感動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絕
古今固與天下之人歎服歸仰之不暇非於紙筆一
二可言也又書云音問罕逢闕于致問但與天下之

人欽企高誼同有執鞭忻慕之意未嘗少忘也又書
云伏承被命再領西臺在于高識固有優游之樂其
如蒼生之望何此中外之所以鬱鬱也

王荆公嘗寄正獻公書云備官京師二年疵吝積於
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
容使入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
得又從左右以求其放心而稍近於道猥以私養竊
祿所以重貪汙之罪惓惓企望何以勝懷因書見教
千萬之望

崇寧初楊文道字見寄數絕有云東平佳公子好學
到此即別去今幾日結交皆老蒼又一絕云不知更
事多但覺拜人少其餘忘之

張子厚先生嘗游山寺詩有凍僕堆堆依竈燎山僧
草草具盤飧井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薤根之
句蓋寺僧具食極疏略也

晁丈以道嘗以所為易解示謝文顯道他日顯道還
其書因批其後云事忙不及相難

以道嘗令子弟門人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或以語楊
文中立中互問其故其人云以其集衆說楊文笑曰
集衆說不好者

潘邠老哭東坡絕句十二首其最盛傳者元祐絲綸
兩漢前典刑意得寵光宣裕陵聖德如天大誰道微
臣敢議天公與文忠總遇讒讒人有口直須緘聲
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歐陽季默嘗問東坡魯直詩何處是好東坡不答但
極口稱重黃詩季默云如卧聽踈踈還密密曉看整
整復斜斜豈是佳耶東坡云此正是佳處

山谷贈晁無咎詩曰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蓋無
咎初從山谷理會作詩故無咎舊詩徃徃似山谷

僧守訥圓照師門人本衣冠家子弟後從圓照師祝
髮辯博能文元符末 上皇踐阼遠近稱頌新政守

訥以詩寄滎陽公云野夫生長 仁皇世再見 仁
皇御太平是時天下稱 上皇為小仁宗云

劉跂斯立莘老丞相長子賢而能文建中靖國間丞
相追復斯立以啓謝諸公云晚歲離騷旋招魂於異
域平生精爽猶見夢於故人

李光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蕤同學
舍蕤既貴元亮猶蹉跎場屋蕤在金陵以同舍故先
謁之元亮以啓事謝之云跣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
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也

知止叔少時嘗作初涼詩云西風吹木葉庭戶作涼
時夜有愁人嘆寒先病骨知予每喜誦此句爾來少
年能爲此詩者蓋少矣

范正平子夷丞相忠宣公長子少有高節專務靜退
紹聖中 欽聖尙后爲其家作功德寺爲屋數百間
百姓訴其地民間地也朝廷下其事開封府府尹平
震戶部尚書蔡京皆定以爲官地民訴不已再奏開
封尉覈實時子夷適爲開封尉驗治實民間地

康問正平何人家執政對曰純仁子也 上曰名家
有守詔改寺城外王震蔡京各贖金用事者怒之開
封縣有兩尉一尉治內一尉治外子夷治外尉也治
內尉失囚被譴遂并子夷衝替子夷不恤也常以爲
好事到手難得豈可不做做而被罪其庸多矣後益
連蹇不進恬如也常乘一馬卑小謝公定贈詩云一
官如馬小衆眼似衫青

崇寧間談命術者多言叔祖待制子進與曾內翰子
開皆宰相命也或有以吉凶占於紫姑神者代書村
童即書於紙云待曾呂相方發人皆以二公可必相
也然皆不驗豈鬼神亦但聞人所說而遂以爲然乎
叔祖有詩云夢寐西山結草廬漸將臨水詠游魚何

人見卯求時夜更着閑言問藐姑

崇寧初叔祖待制自瀛帥改知潁州過曹南省榮陽
公見學院諸生作詩因和之騏驥方騰踏蚊蚋敢撲
緣明年小期集請看十蘆鞭紹聖間謫知歸州過太
平州亦和諸生詩其末句有何處孤城號秭歸之句

東萊呂紫微詩話

詩話卷第一

右丞議郎通判常州

州事蓋學事賜緋袋張去

古之聖賢或相祖述或相師交生平同時則見而師
之生平異世則聞而師之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末
武顏回學孔子孟判師子思之類是也義易成于
四聖詩書歷乎帝王晉之賈楚之禱杞魯之春秋
其義一也孔子曰共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班固作太玄以準易法言以準
論語作賦箴皆有以準班孟堅作二京賦擬上林
子虛左太冲作三都賦擬二京屈原作九章而宋
玉述九辨枚乘作七發而曹子建述七啓張衡作
四愁而仲宣述七古陸衡作擬古而江文通述雜

體雖華藻隨時而休律相倣李唐羣英唯韓文公
之文李太白之詩終以其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
貫休輩効其聲張華皇甫湜輩舉其步則怪且醜
僵且仆矣然退之南山詩乃類杜甫之北征進學
解乃同於子雲之解朝鄆州溪堂之什依於國風
平淮西碑之文近於小雅則知其有所本矣近代
歐公醉翁亭記步驟類阿房賦書錦堂記議論似
盤谷序東坡黃樓賦氣力同乎晉問赤壁賦卓絕
近於雄風則知有自來矣而韓文公廟記鍾子翼
哀詞時出險怪蓋游戲三昧間一作之也善學者
當先量力然後措詞未能祖述憲章便欲超騰飛
翥多見其惜獲而狼狽矣

山云軒墀曾寵鶴杜牧云欲把一麾江海去
事之誤蓋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則軒車之
耳非軒墀也顏延年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則麾麾去耳非麾旌也然子美讀萬卷書不應
如是殆傳寫之繆若云軒則善矣牧之豪放一時
引用之誤或有之耶

東坡讀隋書地理誌云黃州永安郡州東有永安城
圖經謂春申君故城蓋非是春申之居乃在吳國
今無錫惠山有春申君廟庶幾是乎予謂楚都申
郢故黃歇封於春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
平原各在其地也黃之永安為春申故城蓋始封
也謂之春者斬春壽去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

是也其必兼二城而封焉猶甲文之食常薛耳後
楚并吳秦侵申郢楚粟壽春黃歇始請具之故宮
都焉然行相事未嘗去國所以有廟者後人作之也
東坡作詩歎賈渠道為魏忠臣然不能紹其子於後
而使充懷姦附晉以首成濟之禍子無羞徐世勳
為唐佐命乃不能正其君於初而使敬業發憤為
周以倡誅武之謀嗚呼豈忠孝之道父不能傳之
於其子子不能獻之於其父耶熙豐間王氏變法
新進附之而仲弟平甫譏焉不其賢乎吊公中正
舊交佐之而子弟之背焉不其戾乎噫是是非非
非是是非人各有心不可革而化耶安得乎
家世濟忠誠者乎

世濟忠誠者乎

黃帝史倉頡四目神明觀察衆象始為古文古文之
科斗是也周軍史籀變古文而為大篆是謂籀文
秦焚詩書丞相李斯始變籀文而為小篆是名玉
箸獄吏程邈初作新書法務徑從是名隸書後漢
王次仲初作八分是為楷法楷法之變行草生焉
張伯英王右軍之徒善之此古今通行之書體也
篆法又有繆書者不知所起用以書符印取綢繆
糾纏之象有倒鑿者世傳務光辭湯之禪居清冷
之陂植鬻而食清風時至見葉交偃像為此書以
寫道經有鳥書者周史佚作所寫赤雀丹鳥之祥
以書旂幟取飛翔之狀有懸針者漢曹喜所作象

針鋒纖抽之勢以書五經篇目取貫穿經指之義
有垂露者亦書所初取草木婀娜垂露之象皆出
新意有飛白者生於隸法漢靈帝旆理鴻都門蔡
邕見役人以墜成字心有悅焉歸而作之以題
宮殿門榜有散隸者小變隸體晉黃門郎衛瓘山
所作也又云兼善蟲書或云蟲書即蟲鳥之書予
疑鳥書自謂雀鳥之祥專作禽鳥之象當別有蟲
篆如孫臏斬龐清於古木之下作蟲書以揭之今
人傳寫蟲蛾之狀殆其遺法耶

東坡云董儲郎中安丘人能詩於寶元康定間其書
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為勝李西臺也豫章與李端
叔書云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衙極有策力使之

顧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不識耳夫高董之詞翰
二公稱道如此必非常常者而人或不知識矧公
之世抱負材術而嗟不遇者可勝歎哉

東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長瑣屑之文雖非其徒驟加
獎借如曩考吹將草木作天香妙總知有人家住
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
不及至於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觀其措意蓋將
攬天下之英才提拂誘掖教載成就之耳夫馬一
驂驥坂則價十倍士一登龍門則聲烜赫足以高
當時而名後世矣嗚呼惜公逝矣而吾不及見之
也

予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

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
身寧又藏蛟龍得雲雨鷓鴣在秋天則又駭其奮
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
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
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
又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
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笑時花近壓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
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劔社稷一戎
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
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
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

心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無心也對食不能殮
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而丞黎則知其傷
而憂民也未聞夏商衰中仁誅褒姒堂堂木宗
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
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
斯則愛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於上有鬱藍天
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乃神僊之
致耶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回向
心地初乃佛乘之義耶嗚呼有能窺其一二者便
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予所以稚齒服膺
華顛未至也

韓退之作羅池廟碑迎饗送神詩蓋出於離騷而晁

先登効之作楊府君碣系云范之山兮石如砥木
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兮春
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兮所居游侯之來
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紛進
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思侯行不來兮民
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公斯福爾之士兮以慰民之
思予謂雜之韓文已豈復可辨耶

度世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
大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
金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云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

憲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有職有欲求者
此其躅宋牛京唐姦臣贊云三宰嘯凶牝奪晨林
甫將藩黃屋奔兇質敗謀興元感崔柳倒持李宗
覆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而之則有餘子京
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高郵陸仲仁畫王右軍支道林許遠游三高圖以獻
晁以道以道命子題詩於後中有云已乘雲氣翳
鳳麟六百餘歲無斯民想像壁月何當親虎頭摩
諾俱泯淪誰其畫者陸仲仁遠紹乃祖高無倫以
道歎曰後世視陸生爲何等人耶予觀高郵寺壁
曹仁熙畫水感事傷時呈以道舍人舍人先有題
詠高不可及予詩云曹生畫手信有神毫端風雨

生齋沄波濤不合來翻屋鮫鱈何須欲
人湯湯此水勢方割陽侯鬱怒馮夷搏鬣擲鯨
喙海岳驚霧塞雲昏光景薄開元將軍愛驊騮
拳竒滅沒隘九州時危此物豈易得寫此尚可
銷人憂未有乃孫畫乃水逋客見之心欲死雷
奔電擊走中原魚怖龍愁寧忍視先生道眼高
崑崙聊將妙語破迷津中流險絕待舟楫四海
浩蕩須經綸我衰甘作淮海身脫垂涎頭雪白
驚心未定畏瀾湍欲覓平波泛家宅此身端的
老江湖雨笠煙蓑是所圖他年但飽揚州米今
日寧論賭杜珠以道覽之亦此詩波瀾亦可駭
矣因舉昔人云斯文可愛可亦可妬也

詩以意為主又須篇中練句句中練字乃得工耳以
氣韻清高深眇者絕以格力雅健雄豪者勝无輕
白俗郊寒島瘦皆其病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爲上破碎雕鏤爲下如楊大年西
崑體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謂七日而混
泚死也以平夷恬澹爲上恠險蹶趨爲下如李長
吉錦囊句非不竒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
廊廟則駭矣

精麤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往往相雜矣
瑕瑜不可不知也不知則瓊杯玉笋且多玷缺矣
斯文盛於漢魏之前而衰於齊梁之後杜老云縱使
王揚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

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意謂是耳

退之作南海神廟碑序記事之大神次之尊固已讀之令人生肅恭之心其述孔公嚴天子之命必躬必親云遂陞舟風雨少弛雲駭陰解日光穿漏又云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以入即事又云牲肥酒香神具醉飽百神祕怪恍惚畢出蜿蜒蜿蜒來饗飲食又云祥飈送颿旗纛旌麾飛揚晦靄穹龜長魚踴躍後先其造語用字一至此不知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心曾耶

又退之大理評事王通墓誌云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乃蹟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通願見白事一

見語合意盧從史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平生告者即遣客鈎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仕至鳳翔判官不樂去王涯獨孤郁欲薦不可病卒銘曰鼎也不可

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王長裾不利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銘以列幽墟予歎曰斯文中之虎耶晁无咎為其季父沈丘縣令端中作誌亦無甚行事但嗟其不遇而云詩文章隸則元和以前勝士也黃庭堅見而歎曰永懷而善然鬱然類騷黃未嘗以此許人也銘曰目賤耳貴藍田之璞以為塊東家尚爾而况乃雄輩虎炳不玩以遠沒身雜蓀蔭以為辭考以

慰夫離散之魂舉斯世而一人知予則吾不既以
聞尚遺此後昆予曰斯文中之鳳耶不然何魁雄
如彼而煥爛若是乎

金陵鳳凰臺在城之東南四顧江山下窺井邑古題
詠惟謫僊為絕倡其詩曰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
臺荒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
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予游覽壁間刻宋齊丘詩
與梁棟間懸今人詩而乃無此篇予作絕句曰騎
鯨僊伯已凌波柰爾三山二水何地老天荒成脉
脉鳳凰臺上獨來過

昨陽雙廟俗謂之五侯廟雙廟者為張許忠烈而始

建廟也五侯者南雷賈與同功皆受封爵亦作其
像於廊廡耳古今歌詠惟王荆公黃豫章為警策
王詩云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此獨身如在誰
令國不亡黃詩云縱使賀蘭非長者未妨南入是
男兒予官宋城題詩云張許昭鴻烈南雷賈共靈
無瑕雙白璧有曜五華星懷哲音容在傷時涕淚
零向來丹鳳闕猶帶犬羊腥蓋當是時金人始去
城下之役故云耳又絕句云漁陽突騎滿關東百
戰孤城挫賊鋒唐室興亡繫公等九原可作更誰
從自以為無媿前人

劉禹錫作金陵詩云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旗出
石頭當時號為絕倡又六朝石頭城詩云山圍

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伊樂夫讀之曰吾知後人不復措筆矣其自矜云餘雖不及然亦不辜樂夫之賞耳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夫與元微之爲二折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

陳叔易居陽翟澗上村號澗上丈人無仕宦意崇觀間朝廷召之郡守勸駕不得已而起晁以道時致仕居嵩山有詩云處士誰人爲作牙盡携猿鶴到京華從今鄰壑堪惆悵六六年前只一家而叔

過澗上丈人陳恬故居詩云北山去已遠南山去已近駘車兩山間舉策聊一問昔有隱君子出處頗矛盾平生勇且剛垂老而慎皆譏之也後靖康間以道亦起而女弟四娘適唐氏者頗復詰其出焉

長松之名前世未有以道居嵩少叔易作詩求之云松上花兮松下根食之年貌與松鄰君今旣是松間客採送衰翁亦可入以道答云長松不經黃帝手小斲漫翻嵩室雲縱有向堪寄夫子鼎頭寶氣自氤氳予亦和之云暫隱嵩高六六峰未乘雲氣御飛龍自餐白石求黃石更採長松寄赤松

東坡稱陶靖節詩云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

之耦耕植杖者不能識此語之妙也僕居中陶稼
穡是力夏秋之交稍旱得雨雨餘徐步清風獵獵
禾黍競秀濯塵埃而泛新綠乃悟淵明之句善體
物也

白樂夫有西省北院新作小軒東通騎省與李常侍
飲詩東坡爲中書舍人歎本省不得來往謂執政
曰說公應使簡要道通何必樹籬插棘蓋謂此也
大抵近世爲禁太密問人則踈果以道書楊大年
館宿詩示予曰嚴更初道爭傳鼓下自朱門對掩
關夜半不聞宣室召水沉香斷漆書閑且云嘗宿
閣下矣乃在司馬門外使人恨生身之晚不得見
太平之風也予因和其詩云翰林歷歷侵華蓋不

掖明明侍紫微自昔詞臣最清切帝宸高拱借光
輝

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李太白
贊云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斥八
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開
元有道爲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永乃知謂李杜也

珊瑚鈞詩話卷第一

鈎詩話卷第二

劉仲原得銅斛二於左馮球其一云始元四年造其二云甘露元年十月造數量皆同云容十斗後刻云重四十斤以今權量校之容三斗重十有五斤乃知古今不同漢書于定國飲酒至一石不亂晉劉伶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則是飲三斗而一斗五升扶頭耳魏誌去曹公帳下有典君持一雙戟八十斤則是一戟重十五斤兩戟共重三十斤耳五馬之事不見于書以詩言之子子干旗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旗太守視之法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退之有言曰清而容物恕以及人蘇子美進邠之會
謂人曰食中無饑羅畢夾座上安得有國舍盧比
竟以此語招覆鼎之禍畢氏維氏蕃人之好以羊
彘之肉餅異而食者因號畢羅或問湯餅謂之不
托何也曰未有刀机時以手托之既用刀机則不
托矣出李濟翁資暇集

飲酒痛醕謂之舉白唐人云卷白波義起於漢擒白
波

賊戮之言意氣之快耳如今人稱文字警絕謂之掃
凡馬取杜甫一掃萬古凡馬空也

呼驢曰衛未知所本豈衛地多驢故云耳耶命曰白
蔡亦是意也

樂部中有促拍催酒謂之三臺唐士云蔡自法
御史累遷尚書不數日間遍歷三臺樂工以篋
曉音律故製曲以悅之又始作樂必曰絲抹將來
蓋絲竹在上鐘鼓在下絲以起之樂乃作亦唐以
來如是非古所謂合止祝敬也

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拜掃之儀因於禮經昔者宗子
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時祭祀
此其本也端五之號同於重九角黍之事肇於風
俗昔日屈原懷沙忠死後人每年以五色絲絡粽
救而弔之此其始也後世以五字為午則誤矣
弈棊取一道人行五子謂之感融者戎也生於董
帝感鞠戎旅之間為戲耳庾元規曰感戎者今之

感融也漢謂之格五取五子相格之義以名之耳
樗蒲起自老子今謂之呼盧取純色而勝之之義
以名之耳

唐開元中教舞馬四百蹄衣以文綉飾以珠玉和鸞
金勒星縵霧馭俯仰赴節曲盡其妙每舞藉以巨
榻杜詩云鬪鷄初賜錦舞馬既登床初明皇命五
方小兒分曹鬪鷄勝者纏以錦段舞馬則藉之以
榻耳祿山之亂散徙四方魏博田承嗣一日享軍
樂作而馬舞不休以為妖而殺之後人嗟其不遇
顏太初曰引重致遠馬之職也變其性而為倡優
其謂之妖而死也宜矣

予年十五時感傷寒至六七日困重將絕

泣之忽夢二皂持馬呼予乘之自城武東北道濟
內邵縣直抵嶽祠入西偏門列諸曹院至一所見
紫衣人據案云爾安得殺某命取鏡燭之非是遣
予去若一僧相引巡觀諸院囚徒甚眾既而復出
廟門二皂持馬在焉已據鞍於街東民居若茶肆
者覩胥史十輩內一人乃姑丈惠澤字慎微亟下
馬揖之渠已蔽身簾箔間挽而出之問何似且云
姑丈棄世數年矣安得在此為吏渠唯一叩之主
何事曰尸案還知其之壽命有官祿否乎曰非某
所司然嘗切見之公有年在他日當來作監河侯
乃相別上馬復遵舊塗歸馬至城北墮一池颯然
悟汗出徧躰而疾去矣常誌之豈予不偶於世而

將官於地下乎今潦倒流離從人貸粟生不為監
河侯而死乃為之可發一笑

新官併宿謂之爆直或云豹直南山有文豹霧雨七
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取豹伏
之象非爆迸之義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
少樓臺煙雨中帝王所都而四百八十寺當時已
為多而詩人侈其樓閣臺殿馬近世二浙福建諸
州寺院至千區福州千八百區杭稻桑麻連亘阡
陌而游隋之民竄籍其間者十九非為落髮修行
也避差役為私計耳以故居積貨財貪毒酒色鬥
毆爭訟公然為之而其弊未有過而問者有識之
士每歎息於此

盧秉侍郎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
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
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
年登貳卿近時韓駒待制董耘尚書以詩文見知
貴近聞于天子自諸生三四年至法從嗚呼士有
片文隻字而遭遇如此者

靖康元年冬十一月虜騎長驅薄王畿無一障之阻
春為城下盟歸渡大河莫或邀擊予竊料其知吾
無謀審吾無勇必且再至冬十月作將歸賦以書
投胡少汲欲求侍養公以啓事見答曰伏承主簿
祕書寵以華賤副之佳什屬辭近右陳義甚高橫
槊賦詩不廢軍中之樂登高舒嘯少賒社下之歸

祝頌之深敷染奚旣遂堅留在帥幕下數日
淵聖手詔沓至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必犯京師卿可
提所部兵前來捍虞又曰金人分兩道深入已渡
大河卿可將見在兵速來赴援公即曰出次於郊
不三四日遇敵於杞力戰敗績予傷之以詩曰選
將他年重作師此日難傷心閔東道白首戴南冠
公宿儒戎事非長庶幾以禮與人相終始者
外祖陳公大雅為人剛果文章似之再舉不第裂冠
文身示不復踐場屋能詩為清獻趙公所知踰八
十乃死死翌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
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沒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
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擲劍向西風題畢乃出

味其言豈萬從周王彥璋之徒歟英雄之氣歟
猶在也

陳無已先生語予曰今人愛杜甫詩一句之內至切
取數字以髣像之非善學者學詩之要在乎立格
命意用字而已予曰如何等是曰冬日謁玄宗皇
帝廟詩敘述功德反復外奇事核而理長閨中歌
辭致峭麗語脉新奇句清而體好茲非立格之妙
乎江漢詩言乾坤之大腐儒無所寄其身縛雞行
言雞蟲得失不如兩忘而寓於道茲非命意之深
乎贈蔡希魯詩云身輕一鳥過力在一過字徐步
詩云花藥上蜂鬚功在一上字茲非用字之精乎
學者體其格高其意練其字則自然有合矣何必

規規然髮像之手

王臨川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此與杜詩見輕吹鳥盡隨意數花鬚命意何異予詩云雲移鳥滅沒風露蝶飛翻此與東坡飛鴻群往白鳥孤沒作語何異茲可為智者道不可與愚者說也

予望家過吳江有詞云垂虹亭下扁舟住松江煙雨長橋暮白紵聽吳歌佳人淚臉波勸傾金鑿落莫作思家惡綠鴨與鱸魚如何可寄書有士人覽之曰不聞鴨解附書云何言鴨予不答信乎柳子云作之難知之又難雌霓之賞為少也吳元田且齋墓表云故承議郎田君既葬八年

吳端智來治茲城拜君墓下感松檟就其流風餘烈尚接人耳目而封域遽至此况歷世之父拱木盡矣宜無有知者柰何乃屬其族兄鼎端中為文以表之將託於金石未刻也無咎見之意若未快曰敢以一字易叔父之未安者乎曰云何曰欲換連姻二字為姪可否蓋姊妹之夫曰姪也

唐周邠自蜀買奴曰水精其沈水乃崑崙曰水之屬也邠疑瞿唐之險必有怪使水精入之乃出曰下有關不可渡得珠貝云還每遇潭洞多令探求輒得珍寶至汴或云八角井有神龍時遊水面意

有領下物復使覘之經文始出躍于井口有金瓜
拳而入焉遂亡奴又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
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
語妻子此何異而價至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
立碎詰曰胡人載鏃至則歎叱曰劍光已盡不復
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
之破寶山耳農夫惋恨旬月不能已予有詩云采
玉應求破山劍探珠仍遣水精奴用此事耶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世傳虎
丘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為龍也晉元康
三年武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
許真人名旌陽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漁

者網而獲之又武勝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
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
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予作劍詩曰蛇蛟
已盡定飛去雷電歛驚重下來

開元中河西將宋青春驍猛虜畏之西戎犯邊每戰
運劍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後獲吐蕃主師
問曰衣大蟲皮者爾輩何不能害曰常見青龍突
陣而來兵刃所及如擊銅鐵我以為神助將軍也
乃知劍之異澶淵之役安床子弩于城上使卒
之困着弩邊忽寤驚起擊而發之遂中虜酋軍退
予曾戲作詩曰床弩天誅韓闥覽劍鋒神助宋行
軍

韓嫣以位倖竊富貴作金彈射飛鳥長安人常逐之
曰家饑寒逐彈丸荆山下多美玉居人以璞抵鵠
符載蓄寶劍水斷蛟龍他日截飯齋而食劍乃頑
頓西戎獻寶刀割玉如泥周穆王常藏之予曾戲
題曰射飛何必捐金彈抵鵠虛煩用夜光切玉昆
吾寧刺豕斷蛟干越豈割羊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
大苑國蓋公之所寶也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
欣然曰已規圓而漆之矣公嗟惋彌日予近在泂
江攝帥幕暇日與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詞
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厭厭雨欸乃數聲歌但
渺漠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元

花英春色知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脉脉數
飛鴻杳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閭魂
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曠愀然謂
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了予知之戲曰
近日和尚耳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
自來不認得物事壁間之題謾巧墁之便是甘露
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晁以道贈予詩曰春去欣搜粟秋來謾護軍以予勸
率鄉人捐貲助國及募畿東兵赴援也又曰迷樓
賦就夢何處雙廟詩成淚不孤以予嘗作是賦陳
古義以刺今及作此詩哀往事以傷時耳又曰顧
我何堪鳴玉佩如今不得侍金華予乃戲之曰公

鳴玉佩來幾何時耶蓋公元祐黨人之家上書邪
等禁錮不得仕二十餘年精康中始落致仕為中
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後得待制已暮齡矣

世傳丹砂煉為黃金碎以染筆入石不去名曰紅沫
予侍先人官歷陽嘗覽李翔作白字書霸王廟碑
而其法不傳亦紅沫之類歟

武侯創八陣圖與木牛流馬法後人俱不能得故予
八陣圖詩云八陣功成妙用藏木牛流火法俱亡
後來識得常山勢縱有桓温恐未詳

東坡死李方叔誅之曰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厚
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豪之氣
可謂簡而當矣晁无咎死張文潛銘之曰車堅馬

良不得出門策駑駕朽道上紛紛茲亦可悲耶

珊瑚鈞詩話卷第二

珊瑚鈎詩話卷第三

杜詩第一篇贈韋左丞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或問云何曰道不行故也又云尚憐終南山回
首清渭濱嘗擬報一飢况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
萬里誰能馴何謂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終南清
渭且徘徊而不忍別况辭大臣而欲去國哉自以
謂得言之解

遊龍門奉先寺云天關象緯逼雲卧衣裳冷予曰星
河垂地空翠濕衣欲覺聞晨鍾令人發深省予曰
鍾磬清心欲生緣覺

玄都壇歌云王母晝下雲旗翻予解云味道集虛僊
真降焉故秋興詩曰西望瑤池降王母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云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予解曰周滿瑤池樂未央卒云黃鵠去不息哀鳴
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解曰黃鵠譬高
舉遠引莫知所如往者隨陽鴈譬志在隨人拘干
祿仕者天寶十三載先生始得官時上荒淫天下
且亂故有虞舜之思周滿之戒且歎識者見幾而
作吾人懷祿未快也

示從孫濟云權門多噂喅且欲尋諸孫解曰噂喅喅
喅言不忠信貌詩所以言背憎也且復尋諸孫則
莫如我同姓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繁淘米少汲
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所來爲
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可論勿受

外嫌猜同姓古所敦解曰萱忘憂而已死竹可愛
而不蕃則荒落甚矣水濁而不復其清源葵傷而
不莖其根本則宗族乖離之況也此詩人因物而
興飲中八僊歌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
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家僊解曰范
傳正李白碑云由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
公不在宴皇情既洽召公作序公時被酒高力士
扶以登舟世云不上船襟紐何穿鑿如此
曲江三章云即事瑤今亦非古予曰在今古間長歌
激越梢林莽予曰振響林谷比屋豪華固難數吾
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予曰按先生進
雕賦表云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衆矣

獨臣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夫衆豪華而已貧賤
 所謂士賢能而不用國之耻也吾雖甘心若死灰
 然而第姪之傷涕零如雨何耶蓋行成而名不彰
 友朋之罪也親戚不能致其力聞長歌之哀所以
 涕洟也耶又曰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
 年予曰猶足以消英豪之氣凡如是者甚衆辭多
 不載

曹王臯封於曹濟陰濟北諸李皆其裔也有貞觀開
 元兩朝賜書五千卷世寶而讀之仕者蟬聯不絕
 沈立諫議藏書萬卷爲閣以居之而子孫不能肆
 業有士人題詩曰莫遣中有蠹書魚蓋恐其壞而
 不能世也

蓋嚴者徐之永安鎮邵氏僕也朴魯有絕力能兼
 人之役其主不以爲異一夕有豪賊六人劫持其
 家舉室盡逃恣所取傷五人殺首者一人將出嚴
 手刃追之衆謂一夫不足畏嚴力戰賊駭汗伺其
 困益奮俄仆一賊餘乃引去然終無一人助之復
 追迨賊曰還爾物因擲金帛道上嚴不知其計也
 却顧逗遛遂遠莫及嚴齧臂指自恨無人主其才
 而使已盡滅賊明日邑吏至邏近郊獲餘黨徵嚴
 於邑邑白大府賞以法聞嚴之勇者莫不驚異或
 曰彼偶然奮不顧死耳予曰非也人惟處死之難
 徒勇而無義雖死不貴嚴之勇以衛其主奮一身
 以當衆賊卒以取勝可謂難矣嗚呼嚴僕隸也今

之爲僕者或聚于指緩急鮮有爲用况以寡敵衆
如巖之忠勇者身居賤隸而其爲凜然適於義彼
有居朝廷尸祿位而以士夫自名一持於患害反
畏縮求免不欲一毫損於己况能死忠以自見乎
然則巖非特異於童僕也因傳其事以爲世有貴
者勸焉濟北晁端中元升記予讀元升書蓋巖事
知君子之用心也善善惡惡所以風天下耶惜乎
巖之絕力始不蒙主人之異爾巖之忠勇終不聞
三人之厚賞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君子所爲歎息
也哉

天寶末祿山陷西京大搜文武朝臣及異曠樂工不
旬日得梨園弟子數百人大會於凝碧池樂作

聞舊人不覺歔歔相對泣下群逆露刃脇之而止
不已有雷海清者投器于地西向慟哭支解於
聞之者莫不傷痛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賦詩曰
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深
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他日緣此詩得不死然愧
於雷海清多矣

杜牧之息夫人詩曰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
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與所謂
莫以今朝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語意遠矣蓋學有淺深識有高下故形於言者
不同也

春回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

十年掌貢舉父揖同省為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
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
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
曰此句可効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今終
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
於道未為尊或以此也

李抱真鎮潞州軍資匱乏有僧為眾所信公謂曰假
和尚之道以濟吾軍如何僧曰無不可者公曰但
言請於毬場焚身某當自使宅穿一地道通連火
作即潛入僧喜從之遂陳狀積薪貯油因為七日
道場晝夜香燈梵唄公亦引僧視穴使不疑公
監軍僚吏膜拜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

駢闐捨財億計七日遂擊鍾舉火已塞地道侯須
臾灰燼明日藉所施得數十萬軍資取足別聚所
謂舍利者選地造塔葬焉出尚書故事

張璠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
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
必困之處於劇地策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曰公
必不忍即詭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
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切寵婢將寘于法生呼
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靳
靳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香不
聞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
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讒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賣

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人疑思良久忽曰近
有以鷄林夜明簾爲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扎教
行懇求於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
終其惠乃反以譏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
上感動勅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
亦不復見音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獻狐裘
以脫楚難蔡昭愛佩刀無辜見留侯叔指圭則庶
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護小行而能
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亦聰明疏通善知人矣
客有獻李衛公以古木者云有異公命剖之作琵琶
槽自然其文成白鶴予嘗語晁次膺曰公綠頭鴨
琵琶詞誠妙絕蓋自曉風殘月之後始有移船

琴之曲然其亦曾有一詩公曰云何曰白鶴潛來
入紫槽朱鸞飛去啖青霄江邊塞上情何限滿府
霓裳曲再調謾道靈妃鼓璫瑟虛傳僊子弄雲璈
小憐破得春風恨何似今宵月正高曰詩亦不惡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
桃西涼也竹葉豫北也士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
平也燒春劔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
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
成酒劉章曾得二馬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
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
正始中鄭公愨三伏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硯格
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薌

氣清冽名曰碧筒酒予詩曰釀憶青田核觴宜碧
藕筒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
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
者耳

予暇日曾作酒具詩三十首有引曰咸通中皮襲美
著酒中十詠其自序云夫聖人之誠酒禍也深矣
在書爲沉湎在詩爲童殺在禮爲豢豕在史爲狂
藥余飲至酣徒以爲融肌柔神消沮迷喪頽然無
思以天地大順爲隄封傲然不持以洪荒至化爲
爵賞抑無懷氏之民乎葛天氏之民乎噫天之不
全予也多矣獨以麴蘖全之於是徵其具悉爲之
詠以繼東臯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星酒泉酒家酒

床酒壚酒樓酒旗酒樽酒城酒鄉之詠以示吳中
陸魯望魯望和之且曰昔人之於酒有注爲池而
飲之者有象爲龍而吐之者親盜甕間而卧者將
實舟中而浮者徐景山有酒鎗嵇叔夜有酒杯皆
傳於世故復添六詠予覽之慨然歎曰予亦嗜酒
而好詩者也昔退之有言送王舍曰少時讀醉鄉
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
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知彼雖偃蹇不欲
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謂事物是非相感發
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雖然尚未有盡者中古之
時未知麴蘖杜康肇造爰作酒醴可名酒后近世
以來人徒酣酗李白一斗爲詩百篇自名酒僊

食其辨士也初見沛公稱高陽酒徒杜根賢者也
逃難宜城為酒家傭保鄭廣文貧而好飲蘇司業
送酒錢杜子美無錢賒酒而詩言酒債周官有酒
正則掌之者必有其人以法式授酒材則醞之者
必有其物翰林詩曰鷓鴣杓鸚鵡杯夫杓者勺也
勺酒而錯之杯中者也王部詩曰莫笑田家老瓦
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夫盆者槃也載酒而寘之座
中也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壺便提挈故
陶令掛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
鷓鴣之異名者耳絲衣詩云兕觥其觥旨酒思柔
觥為爵罰而于定國飲至一石不亂劉伯倫既醉
五斗解醒快飲痛醕則用之蓋觥角之出類

耳注云觥受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而
升又兕角為之形器特異於是更作酒后酒價
徒酒保酒錢酒債酒正酒材酒杓酒盆酒壺酒觥
一十二詩而附益之庶古今同志而終始相成之
義耶詩多不載

古今詩體不一太師之職掌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
備焉三代而下雜體互出漢唐以來鏡歌鼓吹拂
舞予俞因斯而興晉宋以降又有回文反復寓憂
思展轉之情雙聲疊韻狀連駢嬉戲之態郡縣藥
石名六甲八卦之屬不勝其變古有采詩官命曰
風人以見風俗喜怒好惡皮日休云疎杉低通
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嘗曰膚愉吳都姝

眷戀便殿宴此疊韻也劉禹錫曰東邊日出西邊
雨道是無晴却有晴杜詩曰俱飛蛺蝶元相逐並
帶芙蓉本自雙又曰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乃此
皆風言又戲作俳優體二首純用方語云異俗吁
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
難爲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西
歷青羗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粗粒作人情
瓦卜傳神語畚田費火耕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
生予嘗有語云碧藕連根絲不斷紅蕖着子意何
多亦風人類也又婺州山中詩云作圃捉簷卸呼
田歎乃儂山塘莫車水梅雨正分龍亦方語也
此作示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

物 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
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排寓之比
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行事較功考
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遷
抑揚求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騁
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
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
謂之吟吟詠情性總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
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
詩之語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
制絲綸之語君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與詔同
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彙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

成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謂之誥即師衆而申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時而戒者勅也言而喻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析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纂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封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披列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誌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也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

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公之前也牋者修儲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狀者言之於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成者總謂之文也此文之異名也客有問古今體制之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予以百司從車駕止建康一日謁內相朱子發論文甚洽適有數清貴俱在座顧不肖而謂諸人曰茲入文學該贍尤長於詩然坐是以窮耳意謂古人有言詩能窮人故也予奮然答曰內翰之言誤矣夫詩非能窮人待窮者而後工耳此歐

忠

善語也以不肖觀之猶為未當詩三百

其深醇粹博大宏遠者莫如雅頌然鴟鴞

周公所作也洞酌之詩召公所作也詩云吉

頌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顧不美乎

子者顧不達而在上功名富貴人乎何詩能

又何必待窮者而後工耶漢唐以來不暇多

舉近時歐陽公王荆公蘇東坡號能詩三人者亦

不貧賤又豈碌碌者所可追及然則謂詩能窮人

者固非矣謂待窮者而後工亦未是也夫窮通者

時也達則行于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政不在能詩

不能詩也座客為之憮然

詩話卷之三終

寫苦悶畢

